

傅译名著系列

巴尔扎克著 傅雷译



夏倍上校

洁白的纪念碑

翻译家死了，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，留下了

一颗蓄满大爱的心。

纯真得像孩子，虔诚得像教徒，比象牙还缺少杂质。

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，那我们的土地

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。

不懂得珍惜水晶心，那是真正的不幸。

把全部爱都注入洁白的事业，像大海把全部爱情

都注入了白帆。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傅译名著系列

夏倍上校

巴尔扎克 / 著

傅雷 译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本书经由傅敏先生正式授权出版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傅译名著系列——夏倍上校/巴尔扎克 著

责任编辑:徐海燕 江奇勇 装帧设计:丁 明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邮政编码:230063 电话:(0551)2677139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
印 刷:安徽新华印刷厂
开 本:850×1168 1/32
印 张:9.25
插 页:3
字 数:215 千
印 数:10001—20000
版 次: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6—1727—6/I·1608
定 价:12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出版说明

《夏倍上校》与《奥诺丽纳》《禁治产》曾合为一册，作为单行本，初版于一九五四年三月，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。此次出版，系按其初版本排校。

目 次

夏倍上校	1
奥诺丽纳	83
禁治产	203

巴尔扎克

夏 倍 上 校

Honoré de Balzac
LE COLONEL CHABERT
suivi de
HONORINE et de L'INTERDICTION

Edition "Classiques Garnier", Paris 1950

插图作者: Charles Huard (查理·于阿)

木刻作者: Pierre Gusman (比哀·居斯芒)

(按照 Louis Conard 书店全集本, Paris 1949)

内 容 介 绍*

《夏倍上校》《奥诺丽纳》《禁治产》三个中篇都以夫妇之间的悲剧为题材。三个品德卓越,人格超群的男子,却遭遇了惨酷的命运。做妻子的为了虚荣,享受,金钱,地位,不惜忍心害理,指丈夫为白痴(《禁治产》);或竟斥为冒名顶替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(《夏倍上校》)。奥诺丽纳是三个女性中最纯洁最严肃的一个,但因为追求想入非非的爱情,对人生抱着不可能的奢望,终于造成了无可挽救的悲剧,与丈夫同归于尽。

每个中篇如巴尔扎克所有的作品一样,都有善与恶,是与非,美与丑的强烈的对比;正人君子与牛鬼蛇神杂然并列,令人读后大有啼笑皆非之感。——唯其如此,我们才体会到《人间喜剧》的深刻的意义。

* 这则内容介绍,系译者一九五四年为平明版《夏倍上校》(附《奥诺丽纳》《禁治产》)一书所写。

一 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

“哎唷！咱们的老卡列克^①又来了！”

这样大惊小怪嚷着的是一个职员，在一般事务所中被称为跳沟的^②。他把身子靠着窗口，狼吞虎咽的啃着一块面包，挖出些瓢搓成一个丸子，有心开玩笑，从撑开了一半的窗里摔出去，摔得那么准，面包丸不但打中了一个陌生人的帽子，还跳起来，跳到差不多和窗子一般高。陌生人刚在楼下穿过天井。天井的所在地是维维安纳街上诉讼代理人^③ 但尔维先生住的屋子。

首席帮办正在那里核一笔账，停来说：“喂，西蒙宁，别跟人捣乱；要不然我把你赶出去了。不管当事人怎么穷，到底也是个人！”

凡是当跳沟的，通常都和西蒙宁那样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子，在事务所里特别受首席帮办管辖。除了上书记官那儿送公文，向法院递状子以外，还得替首席帮办当差，带送情书什么的。他的习气跟巴黎的顽童一样，将来又是靠打官司这一行吃饭的：

① 卡列克为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叶流行的一种大氅，相传为英人约翰·卡列克所创；上半身披肩部分长至手腕，共有两三叠之多。

② 十九世纪时巴黎街道尚极污秽，道旁阴沟污水淤积，行人常有失足之事；故吾人俗称为跑腿的，当时巴黎人称为跳沟的。

③ 法国司法制度，律师只负责庭上辩护；凡拟写状子，准备一切诉讼手续及代表当事人出庭等等均由诉讼代理人负责。代理人的资格须经司法当局核准，且全国诉讼代理人的总数有一定限额。

永远不哀怜人，一味的撒野，不守规矩，常常编些小调，喜欢挖苦人，又贪心，又懒惰。可是这一类的小职员大半都有一个住在六层楼上的老母，一家两口就靠他每月挣的三四十法郎度日。

“他要是个人，干么你们叫他作老卡列克呢？”西蒙宁的神气活像一个小学生抓住老师的错儿。

说完他又吃着面包跟乳饼，把半边肩头靠在窗框上；因为他像街车上的马似的站着歇息，提着一条腿，把靴尖抵着另一条腿。

叫做高特夏的第三帮办正在随念随写，拟一份状子的底稿，由第四帮办写着正本，两个新来的内地人写着副本。这时高特夏恰好在状子里发挥议论，忽然停下来轻轻的说道：“这怪物，咱们怎么样要他一下才好呢？”

然后又把他的腹稿念下去：

“……但以路易十八陛下之仁德睿智……（喂，写正本的台洛希学士，十八两字不能用阿拉伯字！）……自重掌大政以后，即深知……（深知什么呢，这大滑头？）……深知天帝所赋予之使命！……（加惊叹号，后面加六点。法院里还有相当的宗教信仰，大概天帝二字还看得下去吧），故圣虑所及，欲对于为祸惨烈的大革命时期之牺牲者首先予以补偿，——此点鉴于颁布诏书之日期即可证明，将不少忠实臣下（不少两字一定使法院里的人看了得意的）被充公而未曾标卖之产业，不论其是否归入公产，抑归入王上之普通产业或特殊产业，或拨归公共机关，一律发还；吾人不揣冒昧，敢断言此乃颁布于一八××年之圣谕之真意所在……”

念到这里，高特夏对三个职员说：“等忽儿，这要命的句子把我的纸填满了。”他用舌头舐了舐纸角预备把厚厚的公文纸翻过来。“喂，你们要开玩笑的话，只消告诉他，说咱们的东家要半夜

里二三点钟才接见当事人，看这老坏蛋来不来。”

然后高特夏把那没结束的句子念下去：“颁布于一八……（你们赶上没有？）”

“赶上了，”三个书记一齐回答。

谈话，起稿，捉弄人的计划，都在那里同时进行。

“颁布于一八……（喂，蒲加老头，诏书是哪年颁布的？那可含糊不得。真要命！纸张倒耗费不少了。）”

首席帮办蒲加还没回答，一个书记接应了一句：“真要命！”

高特夏带着又严厉又挖苦的神气瞧着新来的抄写员，嚷道：“怎么！你把真要命这几个字也写上了吗？”

第四帮办台洛希把抄写员的副本瞅了一眼，说道：“一点不错；他写的是：那可含糊不得。真要命！……”

所有的职员听了都哈哈大笑。

西蒙宁嚷道：“怎么，于莱先生，你把真要命当作法律名辞吗？亏你还说是莫太涅地方出身！”

“快点儿抹掉！”首席帮办说。“给核算讼费的推事看了，不要说我们荒谬绝伦吗？你要给东家惹是招非了。于莱先生，以后别这样乱搞！一个诺曼地人写状子不应该糊里糊涂^①！这是吃法律饭的第一件要紧事儿。”

高特夏还在问：“颁布于……颁布于……（蒲加，告诉我到底是哪一年呀？）”

“一八一四年六月，”首席帮办回答的时候照旧做着他的工作。

事务所的门上有人敲了一下，把冗长累赘的状子里的文句打断了。五个胃口极好，目光炯炯，眼神含讥带讽，小脑袋，卷头

① 诺曼地一带（包括莫太涅在内）素来是出讼师的地方，故诺曼地人不谙公文程式，特别显得荒谬。

发的职员，像唱圣诗一般同时叫了声“进来！”便一齐抬起头来。

蒲加把头埋在公文堆里（法院的俗语叫做废纸），继续写他的账单。

那事务所是一个大房间，装着一般的事务所通用的那种炉子。管子从斜里穿过房间，通到一个底下给堵死了的壁炉烟囱。壁炉架的大理石面上，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面包，三角形的勃里乳饼，新鲜的猪排，玻璃杯，酒瓶，和首席帮办喝巧克力用的杯子。这些食物的腥味，烧得太热的炉子的秽气，和办公室与纸张文件特有的霉味混合之下，便是有只狐狸在那儿，你也不会闻出它的臊臭。地板上已经被职员们带进许多泥巴和雪。靠窗摆着首席帮办用的，盖子可以上下推动的书桌；背靠这书桌的是第二帮办的小桌子。他那时正在跑法院。时间大概在早上八点与九点之间。室内的装饰只有那些黄色的大招贴，无非是不动产扣押的公告，拍卖的公告，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有财产拍卖的公告，预备公断或正式公断的公告；这都算是替一般事务所增光的！首席帮办的位置后面，靠壁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文件柜，把墙壁从上到下都占满了，每一格里塞满了卷宗，挂着无数的签条与红线，使诉讼案卷在一切案卷中另有一幅面目。底下几格装着旧得发黄的蓝镶边的纸夹，标着大主顾的姓名，他们那些油水充足的案子正在烹调的过程中。乌七八糟的玻璃窗只透进一点儿亮光。并且，二月里巴黎很少事务所在上午十点以前能不点灯写字，因为这种地方的邈邈是我们想象得到的：大家在这儿进出，谁也不在这儿逗留，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么平凡的景象对自己有什么关系。在主人眼里，事务所是一个实验室，在当事人是一个过路的地方，在职员是一个教室：他们都不在乎它的漂亮不漂亮。满是油垢的家具，从一个又一个的代理人手里郑重其事的传下来，某些事务所甚至还有古老的字纸篓，切羊皮纸条的



可怜虫战战兢兢，动作很不自然。

模子，和从夏德莱衙门出来的公文夹；这衙门在前朝的司法机构中等于今日的初级法院。所以这个尘埃遍地，光线不足的事务所，跟别的事务所一样，在当事人看来颇有些不可向迩的成分，使它成为巴黎最可怕的魔窟之一。固然，魔窟还限于此：潮湿的祭衣室是把人们的祷告当作油盐酱醋一般称斤掂两，计算价钱的；卖旧货的人堆破衣服的铺子，是令人看到灯红酒绿，歌衫舞袖的下场，使人生的迷梦为之惊醒的。要没有这两种富有诗意的丑地方，法律事务所便是最可怖的社会工场了。但赌场，法院，娼寮，奖券发行所，全是污秽凌乱，不堪入目的。为什么？也许因为在这等场所，内心的活剧使一个人不在乎演剧的道具；大思想家与野心家的生活所以特别朴素，也不外乎这个原因。

“我的刀子在哪儿？”

“我吃早饭呢！”

“该死！状子上怎么能放肉包子！”

“诸位，别闹啊！”

大家这样同时叫嚷的当口，年老的当事人进了事务所，正在关门。可怜虫战战兢兢，动作很不自然。他想对众人笑脸相迎，但在六个漠不关心的职员脸上找不到一点儿善意的表示，他面部的肌肉也就跟着松了下来。大概他看人颇有经验，所以很客气的找跳沟的说话，希望这个当出气筒的角色不至于粗声大气的对待他。

“先生，贵东家能不能接见我呢？”

狡猾的跳沟的再三用左手轻轻拍着耳朵，仿佛说：“我是聋子。”

“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啊？”高特夏一边问一边吞下一口面包，那分量足够做一颗两公斤重的炮弹；他手里晃着刀子，交叉着腿，把翘在空中的一只脚举得跟眼睛一般高。

那倒楣蛋回答：“我到这儿来已经是第五次了，希望见一见但尔维先生。”

“可是为了什么案子吗？”

“是的，但我只能告诉但尔维先生……”

“东家还睡着呢，倘若你有什么难题和他商量，他要到半夜里才正式办公。你不妨把案情告诉我们，我们同样能替你解决……”

陌生人听了声色不动，只怯生生的向四下里瞅着，像一条狗溜进了别人家的厨房，唯恐挨打似的。由于职业关系，事务所的职员从来不怕窃贼，所以对这个穿卡列克的家伙并不怀疑，让他在屋子里东张西望。他显然是很累了，但办公室里找不到一张凳子好让他休息一下。诉讼代理人的事务所照例不多放椅子。普通的主顾站得不耐烦了，只得叽哩咕噜的走掉，可是决没办法占据代理人的时间。

他回答说：“先生，我已经向你声明过了，我的事只能跟但尔维先生谈，我可以等他起床。”

蒲加把账结好了，闻到他的巧克力香，便从草垫子的椅上站起来走向壁炉架，把老人打量了一番，瞧着那件卡列克，扮了个无法形容的鬼脸。大概他认为随你怎么挤，这当事人也挤不出一个铜子来的，便说了几句斩钉截铁的话，存心要打发一个坏主顾。

“先生，他们说的是实话。敝东家只在夜里办公。倘若你案情严重，我劝你早上一点钟再来罢。”

当事人像发呆似的瞧着首席帮办，一动不动的站了一会。一般健讼的家伙因为迟疑不决或是胡思乱想，脸上往往变化多端，有些意想不到的表情；事务所的职员见得多了，便不再理会那老人，只管吃他们的早点，和牲口吃草一样的大声咀嚼。